

憲章外史續編

隆慶柱昇卷之六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穆宗莊皇帝

起丙寅十二月終壬申五月

諱載后一 肅皇第三子在位六年改元隆慶壽三十七葬昭陵

母孝恪皇太后杜氏

濟陽人康妃 弟繼宗慶都伯

孝懿莊皇后李氏

寧晉人元妃 父銘德平伯

孝安皇后陳氏

青田人正后 父翠行國安伯

獻懷太子翊鉞

靖悼王翊金

俱通海

內閣太學士九人

少師徐階

文貞

李春芳

文定

高拱

文襄

張居正

文泮

陵

少傅郭朴

文簡

陳以勤

文南

少保殷士儋

文歷

太子太保趙貞吉

文內

尚書高儀

文錢

塘人

右拱兼掌事

文內

趙貞吉

文兼

掌都察院

文錢

錢塘人

上生于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巳亥二月封祿

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丁酉朔庚子 世宗賓天

上入主喪事辛丑頒遺詔二十六日壬子 卽皇

帝位。○釋海瑞于獄。

下隆慶元年春正月丁巳朔。○戊午御宣治門視事。

○錄用建言得罪諸臣。除陳瓚吳時來趙軌袁世榮于科。凌儒張登高張價趙錦何維栢申仲王時舉于道。張翀董傳策部郎尹相魏良弼太常少卿張選通政叅議馮恩大理丞母德隆劉世隆尙書少卿。○錄死諫諸臣。戮死者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杖死。者楊最王思薛宗鑑何先祿裴紹張原浦鉉曾翀葉經周天佐件瑜臧應奎殷承叙。戊獄死者唐胄李璋。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侃劉

齊劉琦馬錄程啓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
翔方一佳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
鑰又直諫被錮幾死者熊浹楊爵俱議一體卹
是贈浹少保謚恭肅繼盛光祿少卿謚忠愍○詹事
侍郎陳以勤上謹始十事○丙寅 上始釋衰服御
宣治門視事○仍舊典奉大社大稷之祭罷帝社帝
稷○奉孝潔皇后主升祔遷孝烈皇后于別祀○修
大內神霄殿祀孝恪皇太后追謚元妃李氏爲孝懿
皇后○起用葛守禮趙貞吉郭宗臯林雲同等○復
科臣周怡沈束原職○罷西苑督農侍郎以禁地不

便農作止令該監督理○治進藥方士王金等罪○
刑科徐公遶劾奏學士王大任姜儼前以御史訪求
法秘贖致清華詔禱其職○奪尚書徐杲官及其子
文燦錦衣世職尋謫戍○追治故侍郎鄒懋卿大理
卿荆萊諂附嚴世蕃奸賊狼藉罪各戍邊○奪故真
人邵元節陶仲文誥命仆仲文墓碑○撤大內大高
玄殿圓明閣玉熙宮扁額○巳卯萬壽節以梓宮在
賓免賀○吏科胡應嘉劾奏尚書楊博考察不公以
私憤謫給事鄭卿御史胡維新閣臣階擬旨應嘉當
同挾私黜爲民應嘉前曾論閣臣拱拱恨之科道擬

出拱意。歐陽一敬等論救。語侵拱階。奪于衆論。改應嘉調外。拱又疑一敬之疏。階實主之。兩人嫌隙遂深。二月冊皇后陳氏。○陳以勤張居正並大學士入閣。○總兵王治道禦虜于遼東。○命科道王治王好問查盤內府各監局錢糧。已而治等劾內官翟廷玉馬尹乾沒之罪。命司禮監治之。○尙書朱衡言今之治河兼資其利。河出境山之北。則閘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三洪涸。惟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乃兩利無害。秦溝在境山南五里。臣以爲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注。

之昏墊。詔允之。乃疏舊河。築馬家堤。道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潭。五十三里。爲閘八。減水閘二十。壩十二。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一丈。石堤三十里。又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導沙河入獨山湖。爲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泛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衡又議新河。自南陽至宋家口。屬山東宋家口。而南及河。屬之徐州。又于曹縣上下。築縷水壩。以防秋水衝決。○科臣吳時來。南科臣張應治。各言一秦溝不能萃全流之水。下衡議衡。復執前說爲是。言今欲開新渠。無論漫無形者。深廣。

之難卽如郭貫樓至龍溝滅未久者所謂撮沙她裏
米挑淤如畫脂不如因河所注開之于東郡之上科
臣馮成能亦言南陽而下三河口地形俱高諸閘半
就淹沒上流可慮河流西注滯悍難制下達新河猶
高屋建瓴中流可慮夏鎮以南諸閘高下相懸畜洩
爲難下流可慮復下衡議衡仍執如前河就而堤亦
成○加恩藩邸侍從官及侍衛直宿官○廢太監黃
錦梁鈿李芳王本馮保弟姪各錦衣官世襲○太監
李芳請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六百六十二員○罷
玉芝宮 睿宗四時享祀○戶部奏請內府一切供

應自嘉靖二十年以後，徵派視正額加倍，悉從裁減。嚴察有司，毋容混徵。○定昌平密雲糧運，繇通州水路運牛欄山，交車戶接至密雲，繇通州石壩更船至大通橋，交車戶接至昌平。

三月禮科王治言宗廟之禮，謂睿宗曾北面武宗，不宜設位于武宗之右。○封皇親杜繼宗、李銘爲伯。○御史耿定向條奏科場事宜，主考宜學行兼長者，主考仍自按落卷，毋避嫌輕棄，後場宜更品訂，毋偏重初場。時義宜嚴立程式字限，監生勿另編號，御史陳聯芳請重後場，以難實學，同考閱卷不必書各

房字樣是科監生中式甚少。傳主考于途有旨監生
編號如故。○掌太常侍郎師宗記以道流爲御史所
劾降少卿定議卿少于科目中推舉

夏四月御史劉翽條奏鹽政四事。○召瞿景淳于南
京侍郎禮部朝議推其清望也。○馬芳破虜于宣大
戰于威寧斬首五百餘。又戰于黑山斬首四百。○
故新建伯王守仁爲侯。謚文成。○予周尚文等謚○
兵部趙炳然致任以郭乾代。○追奪顧可學徐可成
等謚。

五月復故大學士楊廷和官謚文忠。○虜犯大同守

將劉國拒之。○初上踐祚時政令有可更新大學

士階請於遺詔中行之。一以建言得罪者悉釋用

錄方士倖寵者悉正刑章西院殿額悉行撤換詔屬

階所草高拱非之謂是暴揚先過且被罪諸臣豈無

應得者何容漫爲市恩先帝壽考令終金丹誤進

追罪方士豈臣子所忍言者拱旣與階爭權而歐陽

一敬等疏攻拱急拾遺南疏又論反拱疑皆階主之

御史齊康疏論階愴邪貪穢專權蠹國狀上切責

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陵儒張楨共劾康爲拱

門生聽其指授宜寘諸法司丞海瑞言階事先帝

無能改于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亦有之。然
勤國事。休休有容。亦足多者。康搏噬善。罪浮于拱。
左都御史王廷言拱前後被劾。不引咎。輒入。廷辯以
故言者不已。康懷奸挾私。黨邪悞國。不重治。無以定
國是。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樊淦各奏康妄言。乃重
謫康。而諭留階。○九卿大臣南北科道。紛然劾拱甚
者。稱爲大兇惡。寺丞何以尚請。劄誅拱。拱謝病求去。
上留不許。拱堅臥不出。乃許馳驛歸。

六月許群臣嫡母在。得贈生母。○量釋竊墻庶人。○
御史陳省劾太和山太監呂祥七罪。詔祥還。改給

提督關防罷兼分守。○新河鮎魚口水湧深滿。○
百餘艘。

秋七月紫荆關大雨雹。○京師霖雨。○上避殿御門
視事。○侍郎趙貞吉兼國子監祭酒。○朝鮮使臣請
留觀幸學許之。

八月癸未朔。上幸太學祭酒司業坐講如儀。○贈
故尚書彭澤少保謚襄毅。○贈故諫大夫楊最謚忠
節。○刑部郎王世貞爲其父忤訟寃詔復忤官。○科
臣吳時來奏薦譚綸戚繼光俞大猷皆宿將知其宜
召來使專督練邊兵以省徵調之擾兵部覆言大猷

才宜于南。且老矣。綸繼光可用。特命召之。

九月命太監呂周高相陶金坐圍營尚書郭乾執奏不聽。輔臣階反覆言事體有碍。罷之。○虜蹂界嶺口潰墻入。大掠昌黎諸縣。宣府亦報黃台吉擁兵窺陵後南山。詔總兵李世忠東禦土蠻。總兵劉漢西防黃台吉。叅將陳良佐防葭陵。叅總督王之誥駐懷來。巡撫曹亨備通州。○御史龐尚鵬劾大學士郭朴負才使氣。無相臣體。凌備復詆其母。耄忘歸朴。遂求去。三上許之。

冬十月壬午朔

上御殿日講畢。問大學士階邊事。

○癸未夜金星入南斗。○郭乾以虜患劾罷。召總督霍冀代。○科臣陳瓚追論楊順侵盜邊儲。及與路楷搆殺沈鍊。謫戍未足。盡辜鍊子襄。亦爲父訟寃。乃復逮順。指下獄。訊指論斬。順尋死獄中。○科臣魏時亮請祀薛瑄。陳獻章。王守仁於孔廟。下部議。

十一月癸亥。上親南郊。行大祀禮。○封李昞爲朝

鮮王。恭憲王。○改隆慶州爲延慶州。以避年號。

按宋世皆改郡邑名。以就年號。如祥符。紹興之類。在國初亦以洪武名其門。避年號非古也。

十二月再錄獲罪諸臣。故大學士夏言尚書萬鏜。獻

御史江潮御史郭弘化王時柯部郎胡璉余禎悉復其官。○禮科王治奏何塘理學純臣夏言曾銑寬抑宜雪。詔賜塘謚。復曾銑官。治傳潮朱廷立枉審罪。○復鄭王厚烷國。

戊辰。隆慶二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覲考察賢能。官獎賞貪者。逮問。○順天巡撫劉應節言永平西門直抵海口。至天津五百里。議薊鎮漕折十萬石。俱改本色。運至天津。交允。永平官徑自領運。○正一真人張永緒失職。無嗣。江西守臣言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宜永爲裁革。詔革去真人號。以其族張國祥爲上。

清歡提點。○太監李芳奏裁內府加耗米四千五百石。青白鹽三萬斤。○浙江撫臣趙孔昭奏華水陸兵八千。省寧波紹興兵備。○講官趙貞吉遷南禮尚書。以吏侍郎林濂代。時貞吉年六十餘。議論侃侃。上心屬焉。特命註瀾南京。而留貞吉講筵。添註詹事府。○給事中石星奏上六事。一曰養。聖躬。酒色之害。深所當警。二曰講學。經筵宜及時。三曰勤視朝。願從日出聽政。四曰速俞允兵機之事。不時進覽。五曰廣納言。周怡。陸鳳儀以言觸忌而出。宜詔復之。六曰察讒譖。內臣作威福者。切斷言官。欲行中傷。惟深燭其

情則善不行。上怒命廷杖六十。黜爲民。○科臣
璽條素內庫之弊。允行議革。

二月己亥

上親祀先農行籍田禮。○前歲俺答之

陷石州也。知州王亮被殺。虜頓石州二十餘日。剽掠

交汾間。以在內地久。氣亦疲。又雨潦淹旬。馬倒人過

半皆徒步出塞。所鹵獲多不能盡載。往往遺棄於道。

浸尋蹣跚十餘日。乃出。我軍無一逐之。虜旣去。汾石

申維岳始約孫吳進戰。及虜出。尙嵐吳以非信地不

至。維岳亦不敢戰。又十餘日。虜去已遠。諸將稍稍出。

獲奸細明海等。襲老幼掩過。獨方振尤。月逐虜于嵐。

縣有力戰功。御史王漸勘實以曰。維岳論斬吳奪職。振月陞級。總督王之誥降二級。○命鄒應龍唐繼祿。履尚鵬分理畿省鹽屯。○丁未。駕詣天壽山。謁諸陵。庚戌還京。

三月辛酉。冊立皇太子。一日太子遇閣臣于御道西。召謂曰。先生翊贊良苦。閣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容音清朗。聽者悚悅。○賜羅萬化等進士。內閣初取李長春王家屏田一儁爲首甲。上易二甲前三人。萬化及黃鳳翔趙志臯已改長春等。及沈一貫張位李維楨三十

人為庶吉士。是科內閣七人。○廣東盜曾一本作亂。命總兵俞大猷討之。○丙子。上幸南海子。○命太監李佑督蘇杭織造科道官孫枝郝杰疏諫不聽。夏四月。從湖廣撫臣劉愨言。奪承天府元佑官田徵其租。以供漢江築堤之費。○制貪酷官追奪者。不許封贈。

五月。薊鎮總督譚綸奏曰。今之策虜者。皆曰乘障設險。計薊遼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散布于間。虜以十萬眾攻我。一面勢難拒之。議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而行之有四難。虜長

技在騎而我以車制之。召募之卒非強壯不入選。既無素養之恩。非稍優食之。必不樂從。得三萬人。歲費五十四萬。司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素怯于虜。非募吳越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而或謂臣與繼光不可信。二難也。燕趙之士素驕。驟見軍法。必大駭。京師近。流言易生。掣肘廢功。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一勝虜不必服。能再破。乃終身創矣。忌嫉易生。四難也。臣請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列爲三營。各加訓練。專備禦。春秋兩防。各移近邊。臣與繼光督勵。資糧以賜。遠近之外。此爲上策。萬一乘機。

潰入。願少追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不為中策。疏下兵部。命繼光總理薊保練兵事務。○予王守仁伯爵世襲。○虜人寧夏大掠。

六月譚綸條奏三管事宜。勿使巡按巡關攙與報可。○汰錦衣冗役三百五十人。○曾一本寇廣州殺知縣劉師顏。○御史王之垣疏請正位中官。上曰。后

多病移居別宮。病愈卽還。汝不知內庭事。無多言。

秋七月。勅侍郎洪朝選勘遼王憲薊罪狀。○內豎許議坐嚇財事。為中城御史李學道所笞。其黨怒。百餘人候左掖門。梓學道群殿之。百官錯愕。司禮監問于

徐階階教之先發司禮從之階乃擬旨杖爲首一百
遣邊戍餘杖六十發孝陵衛學道以擅笞內使調
外○科臣張齊劾奏大學士徐階上切責之降外
任尚書楊博等共疏劾齊令致任尚書毛愷奏齊受
邊商銀十餘萬兩逮其父子詔獄尋謫戍○徐階上
疏乞休許之○福建都指揮傅應嘉以縱賊誅

八月雲南土官鳳繼祖與尋甸土舍鄭竑爭襲殺之
發兵圍武定城兵備張澤夙之知府周賚迎擊于法
岡渡敗績副使楊守魯大集土漢兵連破之賊潰走
至雞箐山陸崖夙者甚衆官兵追及之購以重賞賊

黨斬繼祖詣軍門降事聞陞守魯一級○科臣何起
名奏保寧府茶徵本色輸運甚艱宜改徵折色或
本省爲賞蕃之費或解陝西備買馬之用罷甘州茶
馬司川中鹽場舊定上中下三則納課邇來井塌下
遊宜招集竈丁廣開小井以補舊數而保寧重慶潼
川夔州商不利跋涉宜量增引票使之就近告給仍
嚴立禁防使官吏不得誅求詔允之○核升叛人白
春等率衆來歸命授附近衛百戶仍懸賞格于邊外
○故誠意伯劉世延陳乞復爵○大學士張居正疏
陳六事一曰省議論一事而甲可乙否一人而朝係

暮跡政多紛更事無統紀竊謂事無全利亦無全害
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
所宜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至當斷而行之如
唐憲宗之討蔡百方阻之而不搖欲用一人須慎之
於始務求相應信而任之如文侯之用樂羊謗書盈
篋而不動一日振紀綱兩可謂之調停遷就謂之善
處法之所加惟在微賤而強梗莫之誰何禮之所制
及在朝廷而犯分恬不知畏深可慮也夫徇情之與
順情名同而實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近而用疎故情
可順而不可徇法不宜猛而宜嚴一日重詔令天子

號令。譬之風。若風不能動。而雲不能擊。乾坤之息矣。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人牛鬼錄。國有不伸之法。人懷不白之冤。自今奉旨。題。毋護撫按。耽延。嚴立期限。奏報查勘。違制之罪。一日。覈名實。需必試。而知利鈍。馬必駕。而知駑良。今。稱人之才。不必試。以事任之。事不必考。其成。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脂韋逢迎者。以巧宦取容。又有一種風。尙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篇累牘。覈其本業。反屬茫然。加以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臣願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用舍。

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各銜佐貳。量才授之。平居講究職業。贊佐長官。長官有缺。卽以佐貳代。不必另索屬官。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卽轉本銜門堂上官。小九卿品級相同。不必更相調用。巡撫於地方相宜。不必更遷他省。布按官久者。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一日固邦本。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何必索之窮困之民。自耗元氣乎。催督御史。事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屯鹽各差。取回別用。上下惟務不擾。庶邦本獲寧。

也。一日飭武備請親行大閱以觀軍士之勇怯疏奏
下部院看議都御史王廷等覆紀綱詔令二事析為
八款嚴行天下兵部以大閱禮請上日大閱既有
成憲允宜修舉兵部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行之
九月工尙書雷禮為群小所嫉上疏言上供錢
糧奉詔節省而為太監滕祥所持事事掣肘乞早賜
罷以全國體上慰允致仕

十月遼王憲爝淫縱不道聚無賴少年宜淫滅理巡
按陳省劾之追奪所賜真人名號金印巡按鄒光先
疏數其十三大罪侍郎洪朝選往勘具稱得實命

銀之高墻。削除世封。○前高燿在戶部。凡內旨收買珠玉。卽內侍家人假作商人買送。戶部倍取高價。循環取利。燿以是大得貴。近歡及劉體乾管戶部。執持不行。上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不肯收齋。本吏領回體乾。仍令齋上。群侍殿之。吏將原本送內閣。忽內降旨。着體乾閒住。

十一月吏部奏恩。應官故例。仕至宗人府經歷。治中得轉知府。運同得薦陞運使。行太僕苑馬少卿。得陞叅政。○江西萬羊山舊稱盜藪。商民流聚其間。以種藍爲業。是年夏。山賊出劫鄉民羅家南。賴巡撫張紳

初任遂令守備董平督兵捕之。兵至，聲言披山盡戶，大恐，遂拒敵。巡按顧廷對奏：監戶未必皆盜，不宜激變。兵部覆奏：令江西撫臣劉光濟與紳協議勦撫。毋致悞事。○太監李芳屢以直言忤旨，杖八十，送刑部候決。尚書毛愷言：死狀未明，命錮之。

十二月，太原府靜安縣民李良雨化爲婦人。○科臣魏時亮奏三事：一、先憂請擇郡守卓異者，卽陞京堂；或巡撫一養才，請擇提學望重者，徑陞祭酒，或改翰林。一、久任請內外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部覆從之。○江西巡撫劉光濟奏行一條鞭法。

按條報法。通州縣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均徭里甲。上貢顧募。加銀額。十歲中。通爲一條。總征而均支之。丁糧均派。下帖于民。備載應納之數。其起運完輸給募。皆官府自支撥。無輸甲重困。承募人不復取贏于民。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徭戶不苦難。向之守庫守倉盜竊耗折累徭戶復償者。一切剷除。一時咸稱便之。行之既久。所編之銀。既不可緩。而役又疊出。奸書得以上下其手。歲歲增加。原額幾不可問。而利有不在官。不在民。半供耗蠹。條

鞭遂爲厲階。所謂法無全利，無全弊。更張琴瑟，是在留心民事者矣。

巳巳 三年春正月，總理帥臣戚繼光疏奏薊鎮兵雖多，亦少。其失在不練。其弊在雖練無益。何謂雖多亦少？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使者絡繹，將士逢迎，叅遊爲驛使，而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不救于事，三也。達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虜至無常，諸

不能分守。所恃乘障之卒。恩威素無以懾服。緩急
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
也。入衛之卒。嫌于非屬。四也。順天班軍。人各一心。五
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今注意武科。
多方保舉。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
無益。射打者軍中之事。今徒有虛聲。實未中之一也。
軍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不問。二也。
弓矢之力。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美觀則不實用。
四也。臣又聞薊地有三。一。平易交衝內地之形也。半險
半易。近邊之形也。山林茂密。林薄蒼翳。邊外之形也。

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在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乃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思用浙人。願陛下更于臣浙江殺手三千。烏銃手三千。或于西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聽臣統領合練。方今朝議紛哢。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疑。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請取回總兵郭琥。獨任繼光。監軍亦可無設。詔從之。改繼光總兵官。鎮守薊永山海。○馬芳以却敵功。應子千戶。芳上疏言。田世威劉寶以千

傳羽卒抗數萬方張之虜狼狽致敗遂寘重典願
臣子之恩爲二臣贖罪御史王圻劾芳借公黨私兵
部覆言石州之役主將已誅世威寶不可赦因戒論
芳○上尙書朱衡奏日內府監局一切加徵浪用

皇上新發訓辭容臣隨事執奏上可之○甘肅巡

撫王諭奏言查盤官抑勒官吏妄報附餘以獵能聲
有司丈量屯田多不親行止憑詢訪虛加稅糧二者
病民請行禁止○御史詹仰庇疏言皇后病遷別
宮請加慰問有旨后侍朕多年無子移居別宮自
適耳仰庇自分重譴竟不問○尙書毛愷申明買休

賣休律除奸情外用財買娶者不坐。

二月 上免喪不視朝。吳時來上保泰丸劄。○總督譚綸築薊州昌平墩臺四百七十二座。

三月更名貴州程番府爲貴陽府。○武進縣指揮劉廷璽妻蔣氏二十五夫死。至是百歲旌其門曰貞壽。

夏四月遼陽副帥李成梁破虜于夾河山城。斬首一百六十。○詔選宮女三百人。○總理鹽屯都御史龐尙鵬奏曰：軍國之費與王府祿米較之國初不啻數十倍。不惟陛下不盡知，卽宗藩庶府亦不及知也。乞勅戶工部查。祖宗時郊廟享祀內府供億織

造賞賚舊額幾何今增幾何王府祿糧百官俸薪新
寺尉卒厨役京邊兵馬城池漕河供給匠作舊額幾
何今增幾何各省軍民之賦稅天下山河之鹽鐵凡
有關經費者各括其總目照欵類開每歲出入幾何
題曰隆慶會計錄刊刻成書照常封進伏望 皇上
朝夕置之座右并頒各王府及內外衙門務求所以
樽節變通之○海賊曾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破碣
石官軍禦之無功叅將耿宗元御下素嚴聲言欲斬
敗將周雲翔等雲翔懼謀亂宗元方閱兵雲翔鼓衆
躍起手刃宗元執通判潘槐叛附于賊槐自賊中誘

其黨廖鳳致之。擄鳳具聞科臣張鹵劾
梟解紛無畧。總兵郭成。巡潮陽。有旨戴罪勦賊。雲
翔屯兵平山。入掠海豐縣。成及參將蔡汝蘭入平山
夾攻之。凡月餘。擒斬一千三百七十五。生擒倭酋一
人。奪歸。潘槐雲翔潰圍出走。成卒擒之。

五月。御史詹仰庇奏曰。臣查內官監各庫。廠及房地
租。一切糜費。動以御用爲名。乞命戶工部。每月備查
出入之數。以杜欺弊。再照前供造鰲山諸費。羣小乾
沒。爲聖德累。上怒。責仰庇悖逆狂妄。累次不悛。命
逮杖百。爲民。○儀制郎戚元佐奏曰。高皇帝衆建

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此固一時也靖難後兵權盡
解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僚無內補之階又一時也今
則人多祿寡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強
者劫奪于郊衢弱者竄入于輿造又一時也嗣後驕
侈漸盈法多圜土之收辟有勒盡之慘又一時也夫

高皇帝利建宗子文皇帝思鑒前事用意不同

至列聖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曲盡者二
百年宗支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視國初不啻
千倍盡歲供之輸不能給其半况十年之後所增當
復幾何議者謂祖制不敢擅更不知法窮則變變通

則久國初定親王祿五萬石不數年而代肅諸王歲給五百石是高皇帝令自己出而已不符矣其在今日事勢逾難敢僭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一議宗嗣一議主君一議冒費一議擅婚疏入禮尙書高儀請通行各王府虛心評議○戶部預開明年各處鹽引共一百二十萬五千三百十四引引價兩淮鹽在各鎮俱五錢甘肅四錢五分兩浙在各鎮三錢五分甘肅三錢長蘆二錢山東一錢五分

六月兵尙書趙炳然卒炳然歷官中外清勤練達所至有聲○江南大水○以海瑞爲僉都御史巡撫應

天蘇州多冗兵浮食不可卒汰。瑞按行至蘇閱之。及身結束上馬試射。令人人縱觀。已令兵民之有技力者得自舉立試之。取其尤者命爲卒長。卒之無能者。許自供退冗盡汰。而士不譁。吳中大饑。瑞勸借富室先募。溧陽史太僕際出三萬。自詣華亭。徐閣老乞捐。所有以賑鄉里。徐家人數千。瑞請其籍削之。僅留百

人
閏六月四川妖賊蔡伯貫亂。

秋七月河決沛縣阻運艘。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熬山燈。工部臣舉災異執奏。上令罷熬山而新朝

燈之敝壞者。○刑科魏體明條陳五事一戒淹滯言
有司率泥成案憚于平反更相積滯動經數年一禁
厥衛言番役緝獲不問真偽以榜掠定之銜冤茹痛
莫此爲甚自今宜送法司鞫審如情真罪當乃與紀
功其有濫及仍反罪捕者刑部覆奏申明之。

八月趙貞吉兼太學士入閣辦事。○諭釋罪將田世
威劉寶夙。○山東王府各建立宗學。○科臣宋良佐
奏巡青所見牧軍太濫草料侵冒太多。又奏御馬監
太監高相等以御馬舊制非外所得與稽之會典馬
場隨地創設何常分內外哉。奏上命如舊行。○刑科

許天琦奏刑獄之濫有六。

九月辛卯大閱將士。上戎服登壇軍容整肅。軍士各效其能老稚快觀稱覿。○淮沂泛溢總河翁大立繪圖十二以獻。○翁大立請于徐州房子山至境山別開漕河八十里集議行之。

十月辛丑朔彗星見天市垣二十日乃滅。○裁革河南一省丞簿以下卑官。

十一月諭戶部問元年以來開納入數尚書劉體乾具奏開納銀一百七十二萬五千六百給邊餉外存五十萬九千九百各鎮年例尚欲補給。上復問各

省戶丁糧草鹽引稅課通計三年支用幾何體乾具
言元年以來經費凡九百二十九萬存者二十七萬
各邊年例當用銀二百八十萬所入未抵所出
上
因問九邊年例軍餉體乾言初止九邊今密雲昌平
易州俱列戍矣各鎮原有土兵土兵不可守增以募
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于往時而坐食者愈
衆各鎮原有屯田屯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
以京運饋餉溢于常額而橫費滋甚府庫空而國計
日誦田野耗而民力不支固其大者因以兵餉屯糧
之數備呈上覽○南科臣駱問禮條陳十事 上惡

其狂妄降三級外用。○南道傳寵追論尙書高儀。門
壇請撰玄文儀乞致仕許之。

十二月元氏縣典史張儀訐奏文選郎滕伯輪黜爲
民。○命嚴衛察部院政事。科臣舒化力諫止之。○汰
錦衣衛濫官一千一百十五人。○御史劾永春劾屯
鹽總理龐尙鵬心術狡猾。行事乖謬。吏部覆奏尙鵬
才堪策勵。上曰。近來吏部不查賢否。專事掩飾。于
是尙書楊博上書自訟。上曰。博卽引罪着致仕。尙
鵬閑住。屯鹽事務該撫從實整理。不必再差。○起大
學士高拱入閣兼掌吏部。○尙寶司丞鄭履淳上疏

勸 上用賢納諫。上怒其假借妄議，廷杖一百繫獄。○乾清宮內侍黃雄與民鬪，兵馬執送御史楊松內監董福，駕帑召雄，松驗無狀，奏之。詔發雄南京，松以不請旨擅拘，調外。

庚午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免朝賀。○大學士趙貞吉請罷戎政府，更設五營，分統訓練，令廷臣集議。科道魏體明尚德恒言：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尚書霍冀以爲然，奏言：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占役少，號令不煩而統紀明，從之。○魏國公徐鵬舉惑于嬖妾鄭氏，欲立其子邦寧，舍庶長子邦瑞，賂誠意伯劉

世延密貽書祭酒姜寶助教鄭如瑾陰入邦寧賂託
世延語于寶駁還邦瑞送監鵬舉遂寄邦瑞不遣副
使馮謙候寶告之故寶怒劾如瑾下法司問如瑾革
職鵬舉奪祿南科臣王禎言世延寶皆管私亂法而
刑尙書孫植訊報不詳吏部覆奏世延寶植皆回籍
聽勘南京法司希內閣拱旨坐寶贓千金寶爲民植
世延間住如瑾復官○刑科舒化言海瑞著節先朝
一代直臣然廷滯不請大體切切于片紙尺帛間以
難過客恐非人情宜與兩京清秩以風激天下有旨
瑞節用愛人勤事任怨寄撫地方如故

二月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南太僕少卿殷從儉言廣西毒民惟獞而獞所畏惟狼莫如調狼兵責之屯守古田素稱膏腴今東蘭那地南丹三土官田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并勦勿赦則首惡盡矣各獞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爲寇後能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預發旗榜分別善惡使知所向背而不疑照左江九司事例別立土官以夷治夷屬之桂林府則今日之獞卽他日之狼納糧聽調與編民無異矣。○貞吉與霍冀議管制不合科臣楊鏊論冀冀言貞吉有憾于臣乞罷臣以謝

貞吉。貞吉疏辯。願將銘奏付法司嚴訊。上責讓冀。

令開住。而慰貞吉。科臣張鹵鄭大經舒化言。貞吉欲以銘奏付法司。非大臣簠簋不飾之義。且尙書尊官。事非悖逆。原無究問之條。若言官論人。一一逮問。殊非事體。貞吉不自安求去。上手詔慰留之。○復夏

言原官賜謚文愍。○給事中戴鳳翔疏論海瑞每日受訟千紙。民間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謠。至禁佃戶不得完租。貧民不得償債。皆迂狂顛倒之甚。疏下吏部覆奏。瑞志大才疎。宜改他秩。遂命總督南京糧儲。時江南官族兼并太甚。瑞每抑之。宦族豪橫者皆

恨賂鳳翔劾去之。鳳翔嘉其人，肥田瘦狀，乃瑞示中禁民語，非謹也。○大學士拱請于兵部，添侍郎二員，練習兵事，以備遠邊及總督之缺，而兵部司屬宜高其選，以智謀才力人充之，以待邊方兵備之任。兵備補巡撫，巡撫補總督，與在部侍郎時相出入，以候爵書之缺，而邊方之臣涉歷沙漠，誠宜優厚，使其功名當在人先。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如是而人不盡心不然也。

○冊英妃魏氏、淑妃秦氏、德妃李氏、莊妃劉氏、端妃董氏、惠妃馬氏。

三月改三大營總兵官爲提督。○裁革南京都察院司
寺員外主事參議少卿等官。○裁革南京總儲都御
史。○禁提學憲臣聚徒講學。

夏四月以中尉睦棹爲周府宗正。

五月南京操江都御史吳時來疏薦有司至五十九
人。吏科臣光懋劾其濫舉市恩。命調時來外任。○承
運庫太監崔敏請買年例金寶。戶部執奏停止。不允。
科臣李已陳五德切諫。上命杖已一百。繫獄。黜五
德爲民。及朝審時有內侍張恩等十人亦未定罪。久
繫尙書葛守禮以爲請。上特釋已而恩等繫如故。

○科臣光懋言兩廣總督開府蒼梧坐鎮兩省勢若
 建瓴今更設二撫臣不惟多官多費而於人情馳騫
 事勢牽挽尤爲多端蓋兩廣錢糧兵馬止有此數向
 以一提督用之有餘今以二巡撫參之不足况號令
 多門一遇有警輒彼此相仗宜革撫臣復提督便從
 之改總督李遷爲提督兼巡撫○遣寧陽侯妻張氏
 至雲南會沐朝弼母嫂具悉朝弼之惡命朝弼子昌
 祚代爲征南將軍襲黔國公削朝弼官

六月令邊方有司比內地加等陞遷○掌吏部大學
 士拱言廣東舊稱富饒近者民窮盜多皆有司不良

所及自今嚴選正官毋容雜流遷謫肆于民上○嚴
一提學林大春科臣劾其以已意割綴經傳也。

七月大學士拱請禁章奏浮泛鋪綴○刑尙書葛

奏曰國家律制五刑笞杖徒流死各有等則卽

惡極衆所共棄者猶問以刑部評以大理朝審

多官不得已而加刑焉今在外有司動用酷刑草

人命可駭也請行撫按官如有故勘故禁故入平

八致死者依律抵死且律條具在各官素未講讀旣

不知以律自治安能以律治人宜依講讀律令條如

辦事進士各堂官督令熟讀講解務使通曉舉監特

選吏部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解釋以定銓次。詔允行之。○吏部申議養病官到部在三年之外。雖三年內給支。仍照違限罷職。其三年赴部而又稱中途病者。照有疾致仕。○戶尚書劉體乾閒住時內供不足。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令買金雲南。體乾多執奏不卽奉詔。上不悅。手詔罷之。○科臣溫純發提督都御史劉燾賂遺事。遂罷燾。○大學士陳以勤四疏乞致仕。許之。○致仕侍郎瞿景淳卒。謚文懿。景淳醇謹方正。介立不阿。處嚴徐。兩權輔間。絕無所附。天下高之。其子汝稷。汝說。各以清德正誼表于世。

八月張守直尚書戶部守直奏曰天下錢穀之數一歲所入僅三百三十萬其中多逋免奏留者一歲所出京中百萬邊餉至二百八十萬額外請乞者不與焉隆慶二年用四百四十萬三年則三百七十萬此最少者而出已倍矣近者御史四出括天下府藏盡歸太倉然自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十萬不足九邊一年之用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邊兵日增餉日益自五十九萬增至二百八十萬士馬豈盡實數卽宜府之主兵言之四十二年發銀二萬今至十二萬矣舉主兵而容兵可知舉一鎮而九邊可知宜考十八年

以前近規法其浮甚者酌議減省無過常數之外便督撫歲以實數報部○築通判河西務城。

九月前議大禮大獄得罪臣王履民唐樞援登極詔復職蔭子大學士拱謂前閣臣階歸過先帝以行已之私是教天下以逆不可上詔曰大禮斷自

皇考諫者本屬有罪其他建言亦豈皆無罪者今不加甄別盡行錄何以仰慰在天仍通行曉諭自後有借例市恩歸過先帝者重論不宥○御史張守約追論都督陸炳罪籍其家革子輝職○河決鄆州自惟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運船千

餘艘不得進。翁大立上言：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渠。經久之策，在開泃河以避洪水。工部覆奏曰：「往時黃河自劉大夏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患息。由人力勝也。今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渠未可卒就。惟築決口如房村，則故道可通。至泃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疏鑿費亦自省。」令大立躬自相度，調其利害以聞。○大學士拱言：「近者審錄重囚，剛方士王金等獄詞，謂先帝是金等所害，書不美之名于人間。伏勅法司從公再訊明其事于後世。」書寫守禮，改擬金等左

道律宥成編口外○兵料濫耗奏日今京營之弊不
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管制用
三侯伯三文臣此六人盡費有十幸九牧之患一分
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卽文臣中亦相矛
盾矣御史王友賢亦言新制未便仍用武臣一人總
督文臣一人協理

冬十月江南撫臣朱大器奏復海瑞所汰冗兵請加
派蘇松常三府兵餉銀十二萬兩戶部議許派三萬
從之

按瑞在蘇九閱月耳而財賦之原一清其答譚侍

郎書曰矯枉過直。古不同之。江南糧差之重。天下無有。甚至地方。始知富饒。全是虛名。可爲百姓痛哭。難一言盡也。又請告疏曰。皇上有銳然望治之心。羣臣無毅然當事之念。臣兩經論劾。尚執已爲是。臣實見得是也。臣所施爲。一皆考求成法。與民利除民害。不可易也。願勅新任。庶臣勿以臣受謗而輕改臣事。瑞甫去而大器盡。夏之充兵之復。未必有兵。祇復空籍耳。嗣後加派日增。備餉名以飽奸胥。耗蠹者。其弊遂不可問。

把漢那吉者。俺答之孫。其父鐵背早歿。育于祖母乙

刻哈屯爲之聘。兔搯金女。俺答有外孫女許適懷兒。都司者復自取之。懷兒怒。俺答以兔搯金女償之。那言。恚恨其乳夫阿力哥挾之南走。闖入關來歸邊吏。不納。總督王崇古曰。此奇貨可居。命卽納之。以聞。致書高張二內閣。豐館餼。飭輿馬。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來急之。則與爲市。必繫送叛人。必保塞奉要東。陽申其砥犢之愛。而陰制其命。卽俺答而不急之。我因而撫納。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黃酋勢不能盡有其衆。相讐則因勢而制之。此萬世計也。時俺答突傷其孫南走。而乙刻復詬之。則日夜泣。目盡腫。率

衆南和邊索之。邊城人語之曰：那吉已予官矣。欲當乞恩懇求，何得以兵而崇古？故令那吉排承金，揚揚壁上以示虜。虜婦感且泣曰：天朝乃肯全吾孫，吾且世屬無貳。○俺答乃却兵出塞，遣使賫書文，崇古請稱臣奉職貢以求還那吉。崇古要以盡釋人。趙全等來易。○起召故尙書吳山、黃光昇久不命罷之。○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忤旨，命考察科道官、掌院大學士貞吉奏曰：設立科道，畀以言責，或或非，尙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縱有不當，止受罪，未聞羣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也。○肅懷王無嗣。

從父輔國縉纘襲爵。○考察黜降科道張頌等
七人。

十一月吏科韓梈劾奏大學士貞吉庸橫。貞吉疏
曰。臣與高拱不相能。拱壞亂選法。縱肆大惡。臣直
臣也。若拱可謂橫矣。梈乃橫臣之羽翼也。臣放歸。後
令拱復還內閣。毋專太權。以樹衆黨。上手詔。貞吉
致仕。○尙書殷士儋爲大學士入閣。○葛守禮左
御史。

十二月趙全等據板升署其門曰開化府。久爲邊
至是以那吉故虜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王魯吉

得請遣使送那吉歸。那吉戀戀不欲行。崇古論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那吉感泣誓不敢取中國。携其妻以歸。盡縛叛人獻闕下。誅之。于是行受俘賞。總督王崇古巡撫方逢時兵尙書郭乾侍郎谷中虛王遴有差。初崇古建議朝論譁然以爲不可。內閣居正主之。與拱同心請旨行。因貽崇古書云。此事有五利。虜旣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省行糧數十百萬。二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爲聲勢。俺酋旣服。東可制土蠻。西可服吉能。三也。趙全旣戮。板升衆心已離。可漸次招來。

豐州之地可虛四也。父子祖孫情垂意阻，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也。至于桑土之防，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封貢事繇此遂定。○改主事張思忠等十人爲給事中，主事侯居艮、寺正李純朴等爲御史。

辛未 五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計羣吏，賜副使勞堪等十五人宴。知府徐必進等二十五人接問。○許天下朝覲官謁見。皇太子于文華左門。○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責言官當戒者四事，一觀望，二紛更，三苛刻，四護短。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

本格心者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而已。○冊封
皇四子翊鏐爲潯王。○定王親同祖親支外得除京
官。從科臣韓楫所請也。

三月都御史葛守禮申明巡按事宜。大約以簡受詞
公舉劾毋侵官爲要。○賜張元忬等進士。○起致仕
尙書楊博高儀于家。○王崇古奏曰。俺答得孫後上
表請封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持番文來言
請首感聖朝曠恩願相戒不犯邊通貢開市以息民
蓋老把都俺答親弟吉能等皆親弟姪。俺答于諸虜
爲尊行力能合之。假以王封官請酋長跪三衛示

康壽土蠻僞首故主也。力即不能取，而老把都與之
善，令其招之。如來也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不來
則失諸首，其勢自孤，不敢南窺矣。第諸邊將士習燒
荒，工搗巢，恐妨大信，願明禁約以結盟好。科臣章甫
端、宋應昌等各條奏，互有異同。內閣拱居正持之，一
如崇古議。於是封俺答爲順義王，授老把都黃台吉。
以下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諸酋解辮髮受封號。世
世比于屬國。

夏四月，都御史葛守禮疏官箴士節六事。

五月，叙廣西古田功，初擒賊韋銀豹與其黨黃朝。

據鳳凰湖水二巢險固不可拔督撫李遷殷正茂調
土漢兵十萬令總兵俞大猷將之進勦凡斬首七千
四百六十級俘男女一千餘人捷聞陞賞將士有差
正茂上善後事宜以古田爲州設兵備叅將各一員
鎮壓之已而知銀豹實未死祇以窮蹙陰令其黨覓
肖已者斬首以獻正茂令僉事金柱踪跡之其兄銀
站生縛銀豹致麾下正茂具疏其狀且引罪詔械銀
豹赴闕正法○科臣張博請改瓜洲土壩爲關以便
漕舟○少師李春芳致仕○漢陽知府孫克弘遣奴
至京給事韓楫宋之韓方尋故相階罪過以克弘與

階同鄉疑爲階使。襲執奴窮搜之。獨克弘所與親故書。乃更他事。謂階子璿侵盜本府。起解錢糧。盡捕階奴之在京者。雜治法司。因奏克弘負緣陞。還當罷狀。遂革克弘職。

六月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朴爲張齊訟寃。并劾故都御史王廷尙書毛愷。阿黨徐階。比附成獄。刑尙書劉自强覆奏。齊所坐絕無事實。廷愷曲法如芸等言。詔准齊昭雪。廷削籍。愷奪職。○考選庶吉士趙用賢等三十人。送翰林讀書。修撰張元忭三人同之。○令官生出身得陞部郎及治中太僕丞等官。○給事

胡價勸視膠萊河疏言臣訊分水嶺所鑿渠皆流決善崩雖有白河一道涓涓不足灌注膠河雖有微源地勢東下不能北引或謂積水可用爲渠不知溝澆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洩或欲引濰河之水不知濰在高密西去百二十里中間高嶺甚多不必可引陳家閘以北雖云近海通潮皆膠石糜沙終難鑿治故元史以爲勞費而無成請亟罷其事○尙書卿劉喬庸疏條五事○議許吉能通貢授吉能都督以下官○順義王執送趙全餘黨十三人來獻

秋七月己巳。上御殿受虜貢行慶賀禮。賞俺答及其妻子衆酋。

八月吏部議定徵賦。以見年爲正徵。前負爲帶徵。總計分數降級視事。完足之日復官。計俸考職。行取陞遷。

九月禁遼東人毋得越海移居登萊。○朝審諸囚掌吏部高拱以關臣辭。改命兵部楊博主筆。○大同巡撫劉應箕疏請申明職掌。尙書楊博議曰。總兵以鎮守爲名。是專閫之任。巡撫以贊理爲義。是監軍之職。應箕此論。以自別于將官。不知巡撫亦有旗牌。有標。

兵儻然以將官自處。乃欲自異可乎。請酌酌地方功罪。隨宜叅定。臨陣有功。則總兵官叙在巡撫之上。退縮債事。虛冒錢糧。則罪在總兵。若巡撫調度失策。亦與同罪。巡按叅劾。視失事大小。爲差勘。官隔別差委。從之。○以故侍郎薛瑄從祀孔廟。

冬十月議試海運

十一月陝西貢市事竣。賞虜酋吉能等。○御史趙應龍劾奏大學士斌。士儻因太監陳宏貪緣入閣。御史侯居良復論。始進不正。求退不勇。于是士儻力請告。乃許致仕。○復副使徐學謨官。前爲巡按雷稽古

所劾罷。至是汪道昆力言其被誣。故有是命。

十二月宣大總督王崇古陳邊計八事。一修險隘。一

練兵馬。一收胡馬。一散逆黨。一積錢糧。一理鹽法。一

開屯田。○東虜寇遼東李成梁禦之于卓山大破之。

斬首五百八十級。○給事中雒遵自邳河勘工還奏

言運船漂沒之故。始于漕司缺船。併糧太重。一遇水

發相繼而敗。又官旗侵冒者多。輒引壞船自解。此則

漕臣陳爓之罪也。至于王家口初決之時。黃水盡從

漫坡徑流南出小河。藉令季馴稍緩築堤。則漕船可

以盡出漫坡。避新濬之險。乃計不出此。反驅舟以

新濬坐視陷沒罪滋大矣。有旨季駟於閑住。

壬申六年春正月戊午朔。命尚書朱衡治河。築徐州至宿遷長堤三百七十里。御史張克家疏豫教皇太子引程頤坐講之言。命降級調外。

二月吏部奏請另立廣東舉劾科條。有弭盜安民循良著績者。不拘多寡。盡登薦剡。行取超擢。

閏二月虜酋黃台吉掠車夷革固帳房。革固者與史夷雜處。向撫之爲外藩。撫臣吳允使人詰問。黃首還其所掠。請于近邊閒曠之處。另築小堡二三。以安撫史夷。俾頌老小。○丁卯。上御皇極門視事。將登金

臺忽眩幾仆。高拱方押班。感疾居正。循階東上。內侍馳宣。二臣疾趨至。上已下臺立。握拱手。憤語曰。真官幼。小奈何。行至皇極門。繇東角門入。至乾清宮。入寢殿。升坐。猶執拱手不釋。從容曰。後事詳慮。二臣叩首出。傳旨令宿官門外。二臣不敢。乃宿西闕內。臣是又四日。遣內使慰勞還家。

三月戊子。皇太子出閣講書。○南戶尚書曹邢。奏管倉主事張振。選抗違不職。吏部覆言。往歲執政之臣。悅人媚已。故檢夫之在庶僚者。託爲與援。以譖言相構。肆意排陷。于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

敢恣其胸臆。卽未必有按者。亦以爲拘爲風采。其外
則巡按往往以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陰授以廉訪
之柄。凡二司賢否。悉出唇吻。二司反加畏懼。曲意結
納。請通行內外諸司。凡有屬官抗違上官者。俱如振
選例開住。上官不行科治者。以不職論。○戶科曹大
埜劾奏高拱大不忠十事。上責大埜妄言調外任。
拱疏辯且辭位。上慰諭褒美。大臣科道連章請留
報允。

夏四月高拱自太埜疏出。并追恨劉奮庸。目爲邪黨。
給事中涂夢桂劾奮庸。疏盛頌高拱摘木。

堊語一一辯析之。有旨奮庸調知州。大堊謫判官。○
高儀兼大學士入閣。○簡討沈位過睢寧爲運卒。殿
成。○給事中劉伯燮爲故尚書胡宗憲訟功。詔復其
職。

五月海賊李茂破廣東樂會縣。○總督王崇古爲俺
答陳乞四事。其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其二
請貢使入京。其三請給鐵鍋以壞易新。其四請撫賞
布段米荳散所部窮夷。仍許不時小市。科臣梁問孟
等具言不可許。兵部會議順義王印如議鑄給貢使
入京。必欽賜筵宴。宜遣光祿署丞齎賞物就本鎮具

給其廣滯二鍋以銅鍋代之。窮虜之賞不可以久。令
總督審畫一之法。勿斷勿濫。從之。○賜俺答順義王
鍍金銀印。○巳酉。上疾大漸。召內閣拱居正儀至
乾清宮入寢殿東偏室。上巳不能言。皇后貫妃
擁于榻。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太監馮保以
揭帖授拱曰。朕嗣大統六年得疾不起。東宮幼。小付
之卿等。協心輔佐。保因皇圖拱哭奏曰。臣受皇上
厚恩誓以死報。東宮雖幼。祖宗法度具在。臣務竭忠
力輔佐。不敢愛死。且奏且哭。大慟不止。兩官亦皆
聲。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明日卯時。上崩。上

月丙戌上尊謚曰契天應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德
德弘孝莊皇帝九月甲午葬昭陵

朱國禎曰 上淵嘿寬懿穆然恭已于仁敬孝慈
信之美無不克兼而濟之節儉土木禱祀一無所
涉信任大臣階正其始拱厚其終海內無潢池之
儆虜王有便橋之朝亦于載一時之盛也

隆慶注畧六卷終